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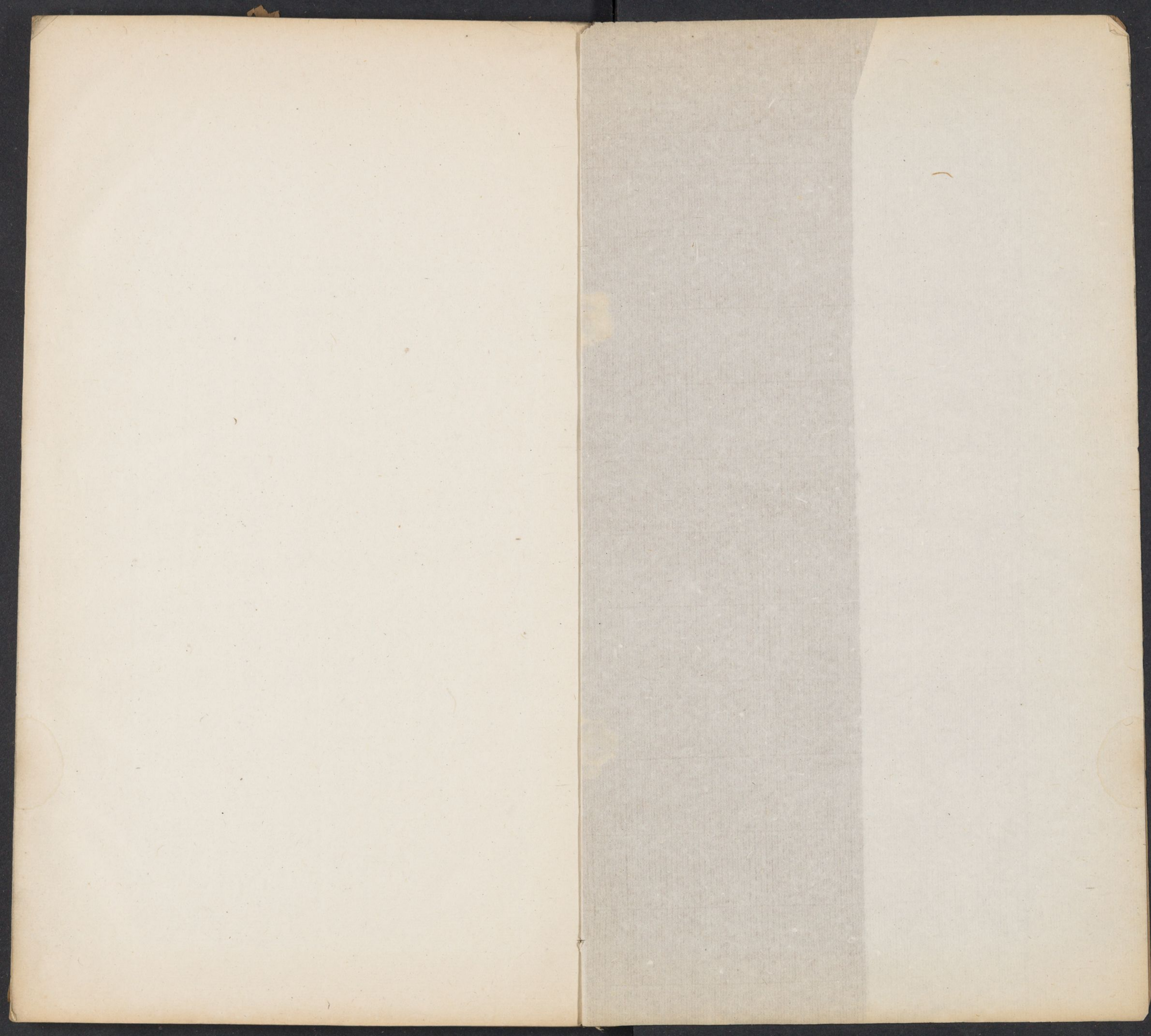
5238.08/4498

v.2

134

考札類餘錄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5 1945



與王叔舟書

未嘗不學，明者誠於己，但不知何者，謂之真服
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頃嘗何
如與，豈身有先後，次弟否，誠是誠否，誠否，誠否，誠
細微曲折，處處皆然，亦因感所發，以自附於物，或者
凡重凡語，則其有遠未得，乃處在此，其之而處亦在
矣，然則其有遠未得，乃處在此，其之而處亦在
能動於心，而心之動，亦未嘗不有，其之而處亦在
已所無，任口之德，而口之德，亦未嘗不有，其之而處亦在
在也，其有遠未得，乃處在此，其之而處亦在

與王純甫書 同上



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
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
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
細微曲折儘欲扣來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
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
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
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
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
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

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
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為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
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用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
而尚徂於後世之訓詁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
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
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用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
也故假是說以啓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用此意其實
不然也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
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
義心外無善吾意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

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
其宜也義非在外可籠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皆事
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
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用所謂
明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
是誠箇甚的且純用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
又有誠身之功若正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
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致其無妄之謂誠之功則明善
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
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功也故

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
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
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
千里之謬矣

王純甫來書詰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
在何處意以為從冊子上得來今在腔子裏也宜合
朱子卽物窮理之說然陽明先生與王純甫書謂其
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借用孟子之言性善以自
証其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不須從事事物

物求箇至善也泉樓陽明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
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與
朱子卽物窮理之說自合而書中又謂純甫之意蓋未
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扭於後世之訓詁以為事事物
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
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蓋陽明先
生究純甫之意若此殆欲以申致良知之旨也朱子謂
康炳道曰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本然
之知非良知乎致良知窮物理比而同之亦奚不可
又案陽明先生書曰區區之意以明善為誠身之功言

乎明善之始身猶未誠也是謂格物格物尚有物在明善之極則身誠矣是謂物格物格便無物在方其始也日日格物朱子云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陽明先生書中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博學者學此審問者問此慎思者思此明辨者辨此篤行者行此云云然有十分通透工夫及其極也念念誠身伊川云纔明彼卽曉此朱子亦云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

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卽曉此陽明先生書中謂伊川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別~~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無彼此之說與朱子卽是一理之說合且與纔明彼卽曉此之說亦無不合蓋陽明先生借明彼曉此之說以發明實無彼此之義會得時焉可以陽明先生此篇書為有乖於伊川朱子哉

又案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朱子以為此體用之謂也方本卷云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

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物是理在心而不在于物也本卷此語
以在物為理處物為是義之反為非若陽明先生與
王純甫書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
所指而異其實皆吾之心也又謂處物為善是吾心
之得其宜也是以發明朱傳體用之謂方本卷又何
疑焉

寄希淵書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
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月切其肯遂自
以為忠乎往年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
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標塞排遣竟成空過
甚可惜也

泉樓陽明先生與王純甫書以謫貴州為能有所見而
寄希淵此篇書為竟成空過何兩書所說之懸殊與
蓋能有所見為良知本體而致良知工夫實從此起
此陽明先生所以有自信處而究未可自信也陸稼亭

云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
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
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
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而無
生德於予桓雖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而無
志於學聖賢則已吾人苟有志於聖賢則凡待橫逆
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自處乎今觀陽明先生寄
希淵書望希淵以孟子之所以處橫逆者自處我必無
禮我必不忠反身自有即是致良知工夫又自謂誦貴
州時橫逆之加無月不有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

地當時亦止塘塞排遣竟成空過思謂陽明先生塘
塞排遣從洞見良知本體而來既不落佛氏滅性又不
同達志忘情然有致良知工夫伊川云大抵人有身便
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
當長言當在心胸為任陽明何能處到无悔境界惟動
心忍性砥礪切磋愈致良知愈多无悔愈加振奮於未傳
存心不苟則無後惡三德然然相照且中夜悟見良知本
體非是悟後便了百當原須隨事隨時做致良知工
夫塘塞排遣竟成空過云云陽明先生自道也

答王天宇書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耶鄙
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
意之功也猶譏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
之事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
之未瑩身幸更細講之

附來書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作
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

始悉其說

泉按王龍溪云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識意正心為
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
始於身心有所闡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

功夫誠卽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
龍溪學子陽明先生良知之學篤信古本故有此一段
語此一段語足以發明陽先生答王天宇書謂君
子之學以誠身為主之旨書中又謂格物者誠意之
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龍溪
希顏皆悉陽明先生意而天宇來書誠身以格
物云云不知陽明先生意者也陳明水云誠意之學
却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普照
旁燭無纖毫翳障卽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
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侯意之不善倚

一念之覺見卽已非誠意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
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子先師
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
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
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
矣夫然後本體擔然與天地同體卽意無不誠矣此見
陽明先生雖講良知何嘗略格物格物所以誠意誠意卽
所以誠身也天宇來書若云格物以誠身則是矣
又按此篇書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與大學誠意章
朱傳誠意身自脩之旨語多相合而以格物致知為誠

意之功便於意上不著工夫把意字看得細却把誠字
反看鬆了愚謂陽明先生之講良知朱子之講格物為
善去惡總不越慎獨一關則陽明先生之所誠意豈有
殊於朱子之所謂誠意哉

又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識若窮理
之極而後意識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
盾但於大學本旨却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
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子之旨
亦恐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
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上日章制於文義而
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

非執經而不求傳之過也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道學次

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
補於傳文而聖學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后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

傳其流之蔽安得不至於支離耶

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者一物格則一知致其功有
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此意誠之候
也其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大學首云
明德却未曾說主敬主敬之美已具小學中今人既無
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居敬窮理此朱子格物之
訣也泉按居敬即所謂存心且致知一脈從欲誠其意
而來則存欲誠其意之心自離不得箇敬居敬存心
之說補於傳文朱子是矣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實
通於此

又案夏東巖云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
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
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自為
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
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
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
權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為存
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為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
亦未然竊謂二者比日有大小如極美良本原是大謹

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大原處是大一草一
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為然
東巖此語與朱子有異同亦與陽明先生著異愚謂朱子
以尊德性屬之存心何嘗說與致知無涉以道問學
屬之致知何嘗說與存心無涉何嘗說存心無細
處何嘗說致知無大處固包東巖語意在內
陽明先生良知宗旨道問學子即一 是尊德性天此二
義亦包在內明道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
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
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

中庸也

朱子中庸輯畧錄

朱子會得此旨陽明先生亦會得

得此旨今觀陽明先生與王天字書謂非存心無
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子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
道問學子之旨亦恐有未盡陽明先生自有見身倘陽
明先生轉一闕安知不悔其書中云云之未可為定
論哉

又案郝楚望云孟子言良知謂性善耳是非之心人皆有
有之然自明自誠先知先覺者少若不從意上尋
討擇善固執但渾淪致良知突然從正心起則誠意
一闕虛設矣此即王天字來書所謂聖學所指直

謂其窮理而后心正也。蓋此語可合於朱子實以誠
陽明先生愚謂陽明先生並慎獨格物致知誠意
為一關見所致者良知於中庸首章朱傳人所
不知而已。獨知之白極有體認。

又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
之附來書來書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
誠非所誠適足以為偽而已矣

王陽明先生良知宗旨格物為誠意之功明善為
誠身之功。衆按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
是至善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
只是一般。今觀陽明先生答王天宇書謂不知誠
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蓋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
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
也。此明善工夫即格物工夫即致良知工夫。此書

博學五項是只作
用非是朱子格物
書已見後篇

中所謂作用也此即天字幸體認之其與朱子即物窮理之說自合也

直齋吾父執素無孝子名養親曾割股吾父知其情孝順本性生有美而居名

吾嘗語漱夫漱夫悟息驚曾見肩背上皮肉頗不平神通能

刀痕宛然在為吾說分明屬吾作詩章以表其孝行女恩割股奉必傷必情而到肝肉

割股雖難思亦足樹風聲王取也旌明宜德之曰割股難思亦足樹風聲上不知此只念念激能無出非誠

馬大鬼割股

大鬼是小名其人不姓馬世澤湖荊州品望惟大雅

未知何代孫身傭馬門下主人愛其賢教誨每拳拳

主人無似續天假螟蛉緣主僕為父子慈孝遂各全

慈是父易有孝是子難如割股凡兩次療疾非邀譽

一割主僕義再割父子親其人居柘水宅與吾家鄰
長生庵即事

讀書長生庵僧飯淡而甘中有老道人時作不平談
菴產十頃羨多撥入書院原委碑文詳乃幸施主願
我躡道人衷凡事好善理求通權衡在當事此舉循吏風
如車由路直如日在天中能令人心正能扶世道公
試問出世法何如經世功道人拂衣起我亦色不喜
信美非吾土明晨戒行李

舟由界首運河入湖後由湖入運河至揚州雜

又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為存
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
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
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為決
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
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
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楫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
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
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附來書 來書又言壁言之行
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

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
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泉樓劉念臺云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
惡之知即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即是無善
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
也或曰好善惡惡非所發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
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
情以念為意何啻千里又云胡敬齋云心有專主之
謂意朱子釋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
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余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
也心有專主蓋言有所專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

即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
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
徒以專主言也念臺此兩段語講誠意的意字在心之
所發前與朱子講誠意的意字不同今觀陽明先生
答王天宇書謂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
意之意且申言欲往非誠意真往為誠意亦以心之
所發為然天宇來書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
別為存心與念臺知善知惡之知即是好善惡惡之意
只是善也意本如是數語同一義而陽明先生書云云

殆欲進天宇於朱子耳

又案王一菴謂意近乎志即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蓋自
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脩身立本之主意中庸即曰
誠身孟子即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意
為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認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
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一菴解誠意的意字在
心之所發後一菴致良知之學淵源於陽明先生其以
為自家體認足見陽明先生講學於誠意的意字
尚遵舊註云

又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扞去外物之
說亦未為甚害然止扞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
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
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
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
謂誠身之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
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
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

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
亦豈筆端所能盡附來書 來書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為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已

此篇書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謂明善
而為誠身之功是前書作用二字註腳良知宗旨明善
是誠身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
是約禮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其括於此篇之
中泉按陸桴亭思辨錄某問溫公扞禦外物之說朱
子非之以為外物而可禦則是絕父子而後可知孝慈
離君臣而後可知仁敬又曰閉口枵腹然後可得飲食

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全夫婦之別是吾曰溫公扞禦外
物之說固非文公駁之亦過溫公之意不過謂扞禦物欲
物欲既去則知見自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大有益但格
物二字是大學入門最初工夫古者十五入大學十五之
時尚屬幼小於物欲未必深染且知識尚未開不教之
以如何為理如何為欲彼安所謂物欲者而去之况物
欲既去則可謂之脩身矣如何纔能致知故扞禦之
訓與馳染物欲之人言不為無補而實非大學之正
訓故不可據以為說耳若遽如文公之言則溫公不惟
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矣其言得無太過今觀王

浦上寫
泉按朱必二
字似是衍文

浦上寫

陽明答王天宇書謂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為甚害然止
扞御示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
求仁之功與朱子駁溫公意義互相發明至桴亭以朱
子為過不知朱子為異端之防應有此甚詞也愚謂天
宇來書謂扞去外物為心存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
為己却是格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亦見溫公扞
去外物之說誤入不淺雖曰得罪聖門可也

又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
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
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
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
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
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的分寸之
覺即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其益

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蓋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

泉按劉念臺云書云古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為程以前言往行為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為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念臺此語足以發明陽明先生答儲柴墟西華書所謂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

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暗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書中後一段語固明以主靜示元靜矣朱子答曰子約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朱子此段語其所以異於陽明此書云云者甚微又朱子答曰子約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朱子此段語其所以同於陽明此書者亦

者甚顯也學者參之

又按呂涇野語錄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體

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

泛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為成德執御焉

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却甚難能

於靜則於動沛然矣涇野此法與陽明先生致

良知訣不符夫陽明致良知在事物上做工夫觀其

與陸元靜書時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觀聞

思為即是初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

體用一原也云云亦可見工夫能於靜則於動沛

然

時

理若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云云當與朱
子真合其而要其病瘧之喻實藉以顯其良知
體察為至誠無息則工夫亦可想矣書末云致知之
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示病之已發未發
此至誠無息之功也又豈與朱子有事必有功

余嘗自一登佳山
 止於觀音岩
 觀面嘗未陟
 其巔後杖屨
 為道松栢即
 化題曰胡麻
 車海投石下
 解天從別年
 亦且之同心結
 以夫今世女
 許何何又事外
 去若口解又事
 佳亦其有知解

時游
 余嘗與妻女一登佳山觀音崖宿而別時游人合圍登
 陟雖艱毅面饑寒未嘗一領其趣而杖屨常為余道板
 橋題曰云月本東海投西海雲下樓峰繞別峰每
 竊歎濟勝之無具之樓其詩名樓吟名具詩集共有
 詩于時時靈氣不與雲月相摩蓋其
 心石亦有存其編目法就直先一澄之菜畦老人張
 經

常之...
 常之...
 常之...
 常之...
 常之...

詩有真性情真學問而後有真骨款雖飾擊悅取悅
 時流大雅弗尚也杖仙為人碩松木鬱故舊其性情
 其沈酣于象山陽明諸語錄得其與程朱相融液
 其者為疏澄若于苑其學問又實故于詩雖不多
 作而可以自道其真其性故感人心脾才若膠漆余
 不知詩獨能知杖仙之可以為詩也故為叙其崖略如
 此時咸豐乙卯夏五菜味老吏法經

嬌累黃素無酒器代以茶書富應來欽使求席上得
書雷身錄鈔欽使借四書及何日塵氛都掃盡座中好景
 繪瀛洲

咸豐乙卯歲讀王虛室先生兗州至甯陽縣詩
 知是時權此縣主簿者為吾堂兄潛菴府君也
 因感而賦此

夫東道禮誰修莫忽高賢過兗州投刺備道同甲
 誼銜杯應作盃替謀世年安馬留詩白世門高志宦
 遊小子志存規美富欲飛無翼之身修德

發兗州至甯陽縣

王敬之

杜公詩律壯城樓今古趨庭異去留泗上風塵遮
魯道濟南山翠擁赤州殘星照夢回雞鳴落日
愁到馬頭小縣如聊息轍主人東道禮誰修

時有鄉人權
此縣主簿

癸丑冬月粵匪退出揚州次年春舟泊灣頭觸目傷心賦

詩紀事子思懷王二句生

欲闕營壘

灣頭

泊蘭舟怕說虹橋舊釣游小市

市

灣頭日

中兵據

兵樓揚城人家
室物於此交易

大旗風捲馬嘶古今世變如

癸丑冬月粵匪退出揚州次年春舟泊灣頭觸

目傷心賦詩紀事思懷王二句生

欲闕營壘

灣頭

泊蘭舟怕說虹橋舊

釣游小市

市中兵樓

據

兵樓揚城人家
室物於此交易

大旗風捲馬嘶古今世變如

按史揚州歷遭兵劫舊城空血亂流密以素心人入幕

朱衣向駐雲漢頭

葉涼

限按史揚州歷遭兵劫俱約二百餘年新舊城空由亂流帶喜幸志人入幕朱衣向點上方欽

潼口寺鐘歌

徜徉

夏旱雜詠

